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八

少師蹇忠定公義

字宜之巴縣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官至少師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

公初名瑢登第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一日上顧問公汝蹇叔後乎即書義字賜公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朕且用義建文帝即位知太祖欲用公超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紞當是時盡改建文諸例復洪武之舊公從容爲上言鑒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上喜公忠實從其言或有譖公不忠建文君上不聽永樂二年兼爲詹事上欲諭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太子尤愛重公七年車駕巡北京佐太子監國惟諸王及遠夷奏請詣行在餘悉聽太子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政體不動聲色事賴以濟滿九載賜敕奬諭十七年父喪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考察黜陟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尋釋

獻陵即位預政議者四五大臣首進公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賜公及東西楊公金公夏公繩愆糾謬銀圖書各一諭曰朕有過舉卿具疏用此封識進內制呈五臣及黃文簡公誥草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鑄蹇忠貞印賜公公厚重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然忠實無他陽西楊謂公勿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有後患上嘗笑曰義士奇言皆是東楊或誣公語聞上上不直東楊公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譏榮者願皇上愼察上笑曰

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公時議赦交阯公及夏公力言祖宗疆土不可棄上不聽命擇人使交阯公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榻前力爭當是時上尤信任夏公比召諸大臣入議公薦伯安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使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已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上顧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勅輟吏部務專論道左右明年夏郭璡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

銀章一七年秋冬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裕陵即位日公齋宿得疾越五日卒

公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爲包含必歸于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愼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士奇嘗言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嗜玩好簡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葢兼之矣

少保夏忠靖公原吉

字維喆湘陰人鄉貢士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

六十五贈太師謚忠靖

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自幼端重好學喜怒不形

有鬼物白晝言禍福驚動里中公至鬼卒不敢言他

日或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近洪武庚午領鄉薦

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

與商榷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上

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

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爲誰對

日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
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之上曰
聞原吉能佐尚書汝欲陷之耶劉與書算生皆棄市
建文帝即位逾月歷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
建所至問民疾苦吏治得失其細事付之有司嘗出
漳州見舊塚將頹問左右曰元達魯花赤迭理彌實
之墓守死不降葬此公曰忠臣也命整其墳樹碑表
之至福寧見道傍草庵問之曰元福寧尹王伯顏與
其子相子婦潘死節于此公曰一門忠孝無愧卞壼
命遷其主於室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

建文用事人不宜重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效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

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遣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眾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嘉湖杭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水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

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疏通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灔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三江往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河徑入於海一自白茆港直注於江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

浚淵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遂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歲饑奏發米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有謂水退淤肥請召民佃耕以益賦事下公俯歎曰民疲極矣拯死不暇況重役乎驗奏曰車戽則徒勞民種植則已失時何益于國上從之事遂寢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之廣孝曰原吉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

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賈專錢以
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
凡倉庾府庫戶口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于袖時
一閱之一日上問天下糧數郎對某處幾何某處幾
何毫髮不爽上益親信之
時賞功封建征發下番營北京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
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
八年車駕北征命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
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卿其盡心輔導公旦入朝獨
近扆前參決機務朝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

判不動聲色京師肅然駕還北宮上諭羣臣曰原吉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一月扈駕還南京尋命侍太孫周行鄉落取藿黍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有一人犯駕欲罪之公言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意也

九載考滿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上營後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于南京上久不見太子一日命召之勅旣具未命使公進曰請令原吉往上問故對

曰太子久不召今忽有命恐過疑惑致他虞上遣公往太子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欲自裁聞公銜命乃曰原吉來必能爲我調護及見公備道上旨太子始安即與就道公先馳奏上復命迎之曰東宮其緩行比至鳳陽迎見道上旨東宮曰雖有旨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公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及至上問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可不切也上善其對

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

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詭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
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
左右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
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賛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
初上悅盡釋言官大臣
上御便殿闕門毎詔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
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公陞賞孰便對曰賞賚予一
時有限陞賞于後日無窮上從之西域法王來朝上
欲郊勞公以爲不可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
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況夔狄乎臣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拜獮猴遠矣山東俘妖人唐賽兒黨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据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

十九年上議征虜公力諫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訃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曰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

敢出駕迴召問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太子即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

袁忠徹以風鑒得幸文皇上以其言常不遜首欲誅之公曰忠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徹官

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公和手勅欲除鑾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臣密議聞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言

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
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
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
臣郊迎后留公助襄王居守太子既卽位時時咨
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有所白漢庶人反指公徵
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
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
榮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命
將諸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
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决師臨城庶

人猶令人繞城罵公罪人旣得大被恩賞賜絶金銀印曰合弘貞靜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九月扈駕巡邊上取公棗糗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命取上供賜公將士俱加犒還京上念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郭資代公是冬從上閱武郊外至兎兒山上怒諸將不肅令褫其衣公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上起入帳內公隨之上曰卿休矣公曰陛下憐臣至矣諸臣瀕於死獨不少念之乎上曰爲卿釋之公誕辰親繪壽星圖爲詩賜公五年

春卒公識量寛洪人莫能測有郎汚精微批俱甚公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從隷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公曰汚可浣何懼爲吏壞公所實硯石匿不敢見公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或問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耒色中忍于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公曰吾適所批者終歳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不忍遽也

呂震嘗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公公稱震有
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運周
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
陞侍郎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夏公弘裕
外兼臺省內參館閣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
之風焉公監修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
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
公監修
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利溝
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

郎敘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
壞李尚書充嗣又治之隆慶中又壞海忠介公治之

少保黃忠宣公福

字如錫昌邑人洪武甲子貢士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七十八贈太保謚忠宣

公自少不凡由鄉貢授項城縣簿改淸源縣有惠政陞金吾前衛知事改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高皇帝奇公超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指公爲奸黨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爲奸則非上卿其正直不問尋遷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不問改北京行部尚書

交趾平郡縣其地命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印公視

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交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咸悅彝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公有異志上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不問公在交趾幾二十年獻陵即位召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

宣德九年馬騏激變交趾時陳洽以兵部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勑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為朕再行以工部尚書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柳總兵敗沒公亦被賊執

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餱糧肩
輿送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京爲行在工
部尚書
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年公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眞
定以南近河北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
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事竟不行
七年上宮中覽公言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畧恤民隱出
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
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明果一志國家生民
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

瘵及得交阯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
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
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
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
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朕欲得老成忠
直之人處南京根本重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誠當
對曰福必不負陛下明旦遂命吏部改公南京戶部
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
公持正不阿以故去南京裕陵即位加少保參贊機
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

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將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姦闢詖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緡

尚書陳節愍公洽

字德遠常州武進人洪武中以薦起仕至兵部尚書死交阯之戰贈少保謚節愍

公長身玉立與兄濟暨弟浚同遊鄉先生謝子蘭之門子蘭謂人曰陳氏兄弟才氣如此河東之薛不得專美于前矣公淹貫經史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命點軍卒過目輒識其面且記姓名不忘再至輒答之總戎請罪公上其事高皇帝聞而嘉之賜金織衣一襲父以貢戍五開死公去官走五開觸瘴癘冒險五千里竟負骨歸葬焉建文中

兵部尚書茹瑺薦公才可大用詔起復授文選郎中

文皇正位首擢吏部右侍郎尋轉左永樂乙酉遷大理

卿丙戌交趾黎季犛搆逆命馳往調土兵三萬以佐

大軍交趾平召還已丑交趾餘寇作亂仍命英國公

張輔討之而以公參贊機務遂擒渠魁簡定而還時

北虜犯邊上親征公承命同張輔練兵于塞外辛丑

往鎮交趾能撫和其民先教化而後刑法夷人安之

乙未還京進兵部尚書丁酉復同豐城侯李彬鎮交

趾兼掌布按兩司事

仁宗即位勅領交趾布政按察兩司仍參軍事未幾內

官馬騏等苛歛暴横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宣
德元年賊勢益張成山侯王通復引兵渡河擊賊戰
寧橋公力陳利害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
遇賊公奮身力戰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
而了無怖色旣而墜馬左右扶掖欲還營中且曰主
帥且退公何自苦如此公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厚
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恐耻者乎衆皆
潰散公奮勇持戈進手殺數人知力不能支自刎而
死賊相視駭歎事聞上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
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

公恂恂謙謹清儉寡欲孝友出于天性動止語默皆有
禮度惡詔諛尚正直于人無所毀譽而遇之必以誠
不事侈靡不畜媵妾所至惟家僮二人以給使令晚
年不喜飲酒閒居沉默終日危坐人莫窺其底蘊博
涉書史論至古將相忠義之事必正顏定色英氣橫
發擊節稱嘆若已有之雖有邊徼經營軍旅之務稍
暇即讀書自娛手未嘗釋卷其爲詩文敏健往往皆
有思致卒之明年通棄城而歸交趾遂爲賊所據
時與公同難者諒江知府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爲
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

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陷子輔獨效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鬭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亡我亡義不汚賊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事聞贈參政賜祭復其家時都指揮李任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皆不屈死

尙書師公逵

字九逵東阿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擢監察御史官

至南戶部尙書

少孤事母極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公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公驚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遂愈年二十餘貢入太學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不阿御史劾公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麗面如玉盤戟髯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即以公爲御史不三月擢陝西按察使至則獄囚繫者數千公檢案牘訊鞫各以其

罪輕重立爲讞決旬月而盡
永樂改元召爲兵部侍郞未幾改佐吏部典選幾二十
年嚴密愼重人莫敢干以私車駕北征沙漠以公督
運公以道里囘遠飛芻輓粟疲不能給奏設頓舍于
道令民互相送迎以次轉輸著爲定式營建北都遣
公采木湖湘公以十萬之衆深入窮山賈販不通軍
夫艱食乃爲除關道路檄召商賈往來貿易軍民樂
趨績用有成凡在湖湘八年仁宗卽位念公暴露日
久召爲戶部尙書兼掌吏部修明國賦選拔人才朝
廷倚重焉宣德二年卒于位賜祭葬如制公爲人器

宇恢閎議論侃直天性朴儉不殖生産所得祿賜多
分宗黨顯貴四十餘年有子八人無以贍也宣宗嘗
與輔臣論扈從北來大臣持廉守正者惟公一人郡
邑皆祀于學宮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九

尚書胡忠安公濙

字源潔武進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贈

太保卒年八十九

永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戸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遜去諸

舊臣多從建文去者上益疑遣公巡天下名訪張僊

僊又名頒書徧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

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爲禮部右侍

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上駐宣府

公馳夜上謁上已就寢聞公至被衣急起召入勞公

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先公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上疑始釋

太子監國藩王謀奪嫡造飛語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闕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慎朕不及知也俄崩景陵即位復召爲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來朝留行在禮部

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閣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

沒常豪人田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
部事公有才猷濬厚不淺禮與財賦經畫有章景陵
嘗曲晏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
裕陵即位益敬禮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
改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懇允十四年北征留守
京師廷議迎上皇時王文厲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
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
徐曰防變方畧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公有定執
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公言上皇蒙塵
已久宜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上

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尋進少傅時議立見濟爲東宮下禮部會議都御史王文首言當立大學士陳循等皆唯唯公不能爭而見濟竟立時給事中林聰首言皇太子無過不肯署名王文怒目叱之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次及公公驚曰林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朝廷遣問之公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怖不安景帝始知聰爲人所誣竟坐末減迨英宗復辟公扶病入朝乞謝事且辭師傅二職上憫其老從之陛辭賜白金寶鏹給驛舟以歸歸之日鄉人老稚聚觀者以

億萬計乃陳所受賜于堂感激泣下時弟克恭克寧克誠年皆七十餘蒼頭白髮聚樂一堂遂扁曰壽愷復優游桑梓者七年疾復作召諸子前曰爾輩圖報國恩勿墜家聲遂瞑目而逝

公爲人平易寬和廉靜寡慾自奉澹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苟歷事四聖立朝幾六十年薦拔士類甚多十知春闈貢舉之士盡出其門平居未嘗疾言遽色雖庸夫俗子亦知其爲長者所著有芝軒集若干卷又嘗輯錄醫藥經驗者曰衛生易簡方經進又有律身規鑑俱行於世

少傅王文端公直

字行儉號抑菴江西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少傅吏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公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時成祖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公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上以公卓越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車駕廵幸北京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黄淮楊士奇與

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扈從仁宗即位進侍讀學士宣宗爲皇太子慎選宮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誥勅皆以屬公又兼記注至於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宣宗即位與修兩朝實錄進階中順大夫英宗嗣位詔修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蒞部事宗伯胡公大喜闔部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璡去位詔以公代之命下士類皆悅

先生典選遻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寛一日有新得給事郎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言多切中云

正統巳巳秋北鹵犯邊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

學士周敘自南京貽公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愼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

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即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

景泰元年禮部議遣使迎復上首召大臣以通和壞事欲與虜絶公首對曰必乞遣使勿有他日之悔上色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請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公進言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荅使盡禮紓邊急耳辭揚而意婉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

退羣臣既出文華門太監興安銜𠻳而出呼曰爾等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對公面發赤大言曰豈可爲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唯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詞色俱厲興安語塞而去卒遣使迎復其力居多

公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與王文安公英齊名時稱二王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留意人才委

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頓息

公于一切世味安于淡薄居第隘陋曾不屑意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佃僕耕蒔擊鼓唱歌公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鄉邑以爲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踞門坐觀徐諭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內閣謂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年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耶以此益知此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爲也

公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與時所介者實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矣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自序昔與文進交之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十年舉爲史官困于譏讒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槖少百年公論蓋

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方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臨者聞之將必以爲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眞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公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吾始矣

都御史顧端肅公佐

字禮卿河南太康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萬曆中補諡端肅

爲莊浪知縣午節會射將佐以文士易之公連發三中無不驚服擢御史守正嫉邪遷江西按察副使召爲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豪勲斂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彝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勲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擯云獻陵素知公廉健召爲通政使

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貪淫不法都御史劉觀被

斥上問東西楊廷臣誰可掌憲者兩人未即對上曰未必乏人至此西楊對曰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釆東楊亦言佐尹京威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賜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吾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劬勞彈劾懲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奸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遠政體貪淫無恥

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愼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暟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又禁用歌妓糾正百條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潘臬郡邑無不興起下至吏卒凜然悚側隨陞右都御史五年暟潛入京造詞脅人公又劾暟蹤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暟西市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捃奏公受隸金私遣歸上以公臺端不以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

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
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
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
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
行矣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
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
言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我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
月又有囚告公久淹不理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
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
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

能行法立命磔淸西市

正統元年開公尺籍二年公考察去御史邵宗宗九載滿在吏部上爲原宗詰公公請老勅戶部復公家居十餘年卒公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或以爲言則曰我知善則當舉知不善則當去我何可徒言哉旦晩東朝房小憩前呵雙藤立戶外官僚行道者輒引避獨處一夾室非公事不與諸司羣坐

尚書魏文靖公驥

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乙酉貢士官至南吏部尚書

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丙戌會試中一榜爲松江府訓導尊嚴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有夜讀者自携茶粥往慰厲之九載詣闕請留復教三年召修永樂大典兩考江西鄉試十七年用吏部尚書師逵薦陞太常博士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先帝方授此官勿卑之也命從北征仁宗改元召公至御前諭曰久不見卿思卿㬌將作弘文舘必卿與楊溥共任之賜太乙金丹六錠御書封識

曰魏仲房收用其見重如此

宣德初歷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少卿三考會試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爲眞時進士有未終制求爲考功者同官許之公毅然曰選法不可欺其親況欺上也居官清正有聲雖權璫王振亦禮重之贄振方帕而已嘗遇振於塗不爲避振啣之衆爲公危後上以問公公具實對且慷慨曰臣不才備位六卿如臣犬馬不足惜奈朝廷何上慰是之八年以老辭調禮部復辭又調南吏部以優䘏之

已丑滿六載復以老辭弗允間命讞獄時大旱當減刑

有王剛惡逆當刑或憫其年少謀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耳天道不時正謂此也獄決而雨又四人互毆一人死所司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請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戍邊十三年乞致仕弗允陞本部尚書已率諸司條陳安攘之策景泰改元年七十七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也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曰君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

茂陵即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儉約廉勤好別白君子小人耄年事其兄教諭斟愈恭謹雅好吟咏有南齋集

公性鮮猜物嘗奉使南察積俸金臨行莫寄頓付同鄉同年子爲刑曹郎者其人請付鑰公曰是何待前輩薄乎刑曹郎舍人範僞易之公揀俸疑部司所爲及揀柴薪錢、又然範工曰有某曹舍人嘗爲此物幾是也公曰無洩寧亾金不可失驩已而刑曹郎遷辰州守瀕行請誨公曰以君才何郡之足爲特親近纖密所當闕矣辰州佩其語而未審也暨舍人以他事露

并及前事辰州感之急携俸來償公不受曰銀具在

耳其厚如此

公詣闕歸嘗乘小舟阨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命

撤去曰豈藉是乎嘗過杭野服昇藍遇錢唐主簿于

朝天門急不及避簿遣隸追訶之公曰蕭山魏驥簿

曰蕭山會稽何耶公曰蕭山致仕魏驥者也簿惶懼

不知所爲匍匐請責公急爲引咎扶之去

成化七年年九十八監察御史梁昉言公有德有壽請

如漢故事優禮之八月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

月給米三石勅未臨浙公先以是年九月己丑卒前

夕公覺神思有異𠮷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付其子完勿動擾鄉里經營墓兆時有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辭從之

明年縣民沈安等一千五百四十人奏公開復湘湖生𥚃巨澤死漑其漏不有祭享何以報德乞請降勅賜祠與宋縣令楊時合祀可之勅合祠德惠祠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字敏德常熟人號思菴由薦舉官至右副都御史

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公父爲沅陵縣主簿被誣繫京公乞身代事未白而父

沒公治喪如禮不用浮屠法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有

名江東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

京上疏懇辭特仁廟監國聞之命教大臣子弟于禮

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

歷陞右副都御史清肅之暇又取前代名臣諫疏以

厲其屬年七十即引疾退

公談及淺學後進曰此贛府羣玉秀才好趂航船爾航船技渡往來船中羣坐偶語紛紛其碎破摘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公素與襄城伯李公善臨行李以紫貂裘帽及白金百兩爲贈公一無所受巡按貴州時復命三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州府公不啓就封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其廉而不激多此類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子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羣書補註小學集解所編集有嬾庵文鈔詩鈔吳

文正公文粹文章辨體等書其立論於性理之奥多所闡明

錢知府昕初習舉業公遺之詩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我老曾聞前輩說一憑陰隲二文章蓋錢故富家此詩亦規諷之意也

初赴京時鄰有娶婦少而美夜穿壁將奔之公亟排戶冒大雨出次日即遷他所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于城中公曰訥素不愛華靡且厭城市何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公敬愼直廉不務矯餙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
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
爲務爲文根抵經書通達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
色風采凛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贓
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
卒諡文恪

侍郎段襄介公民

字時舉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南
京刑部右侍郎天啓中補謚襄介

改庶常與修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涖官廉愼而明敏
處疑獄必歸於厚踰年扈從北京召修四書五經及
性理大全書成被重賜復還刑部陞郎中益精獄議
尤爲尙書所重

永樂十八年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三司官以縱寇誅
召廷臣簡代者共推舉數人授公山東左參政討平
之廷議擇守臣當是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

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公撫定緝曲為解釋人情始安再駕征北鹵勅公轉餉舟自濟寧至通州俄又令陸轉居庸關出塞公節約曲算省財力民不擾事集道中忽降勅令公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

宣德二年召考會試禮部三年召入戶部為右侍郎之南京是時車駕在北京久南京諸司習于翫愒任錢穀刑名者其務叢脞尤號不治至則躬勤率之莫敢或違始若扞格已而服從咸修其職明年實授本部右侍郎又明年改刑部其振起作新一如戶部罪人

聞公至皆相慶于獄伸抑疏滯浹旬之間聲譽用彰

三年以績最賜誥授嘉議大夫得寒疾數日小差矣

將出視事左右謂未可以風日數百人囲坐獄中翹

跂待我奈何可自佚哉強出疾復作遂亟有問之者

答曰不能報上恩矣如老母何言已遂卒貧不能喪

吳文恪公力爲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葉文莊公請褒

公不果公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莫敢干

以私

尚書王文忠公英

字時彥號泉坡金谿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禮部

尚書卒年七十五

選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欒見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碑沉河中絕虜爭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

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

東宮即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

丙寅奏京師去冬少雪今年自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

入土小民缺食此皆臣等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伏望陛下施賑恤之恩臣等宜益省愆戒飭仍乞齋沭祈禱以格天心上從其言果大雨五日先是奏請致仕不許是年七十復上章乞罷政吏部言其精力未衰上是其言不允戊辰八月上特旨陞南京禮部尙書明日謝恩畢內傳旨曰上以卿久任先朝多效勤勞陞秩南京得安佚旣視事南京二年得疾而終是爲景泰元年也公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終